

## 邵族最年長的先生媽石玉英訪談

訪談者：陳永龍

受訪者：石玉英

### 【訪談稿】

訪談者：您今年幾歲？

受訪者：八八歲。

訪談者：在您小時候日月潭水壩開始蓋了嗎？

受訪者：我小時候就有日月潭水壩了，沒有人在蓋，潭裡已有水了，但可能水淹起來沒有很久。

訪談者：車可以走公路是很很晚才有的嗎？

受訪者：公路是很久以後才有。

訪談者：那你們小時候出去都是雇船嗎？

受訪者：對，雇船。我們都是雇船，去魚池、頭社、日月潭都要雇船。

訪談者：雇船大約要多久才會到？

受訪者：如果比較有力的人，很快就到了，我們差不多十一點、十一點半就回來了，不然四五點也可以回來

訪談者：以前日月潭你們怎麼講？

受訪者： LIN-DWUN

受訪者：一邊是日月潭，一邊是 Barlaubau。

訪談者：你在哪裡生？

受訪者：我出生在 Hon-go，就是 Barlaubau 在過去一點。H 在日月潭的後面，那邊水也很多，我六歲的時候來到 Barlaubau

訪談者：你們以前雇的船都是用整棵樹下去刨？

受訪者：小時候坐的船都是只用一棵樹做成的，都是很大的樹，有用 或 或樟樹，樟樹比較耐用，還有 也很耐用。樟樹做成的船又長又寬，可以坐十多

個人，一排有時候甚至可以坐到三個人。划船的後面和兩側都要有人划槳（或用長竹竿）。划船的時候除了後面的要控制，在兩邊的也要顧，速度才會快，比賽的時候也是，船要控制好，才不會歪來歪去。

訪談者：常比賽嗎？現在有嗎？

受訪者：以前常常比呀，現在就不一定了。

訪談者：什麼時候會要比賽？

受訪者：不一定欸。有時候日本人叫我們比賽就要出來比賽，比賽贏會得到一個鋁製的桶子，這就已經是很好的囉。

訪談者：你們是雇船出去，那外地人如何進來，是走山路嗎？

受訪者：外地人進來依達邵也是要坐船。

訪談者：你以前也曾經走山路翻山越嶺去魚池嗎？

受訪者：我也曾經走山路到魚池，來回大約要一天的時間，也曾經走到埔里呀。

訪談者：雇船出去比較快，那是什麼情況下會走山路？

受訪者：有山路在，有的時候也還是要走山路呀，若是遇到颱風之類的情況，我們就會走山路，還有要砍柴，以前山上的柴都很大支，不像現在，後來也是因為大家砍樹砍太多才會崩山，即使有人管，平地人也會跑去偷砍，他們比較聰明也比較有力，我們原住民吃不好睡不好就比較沒力，沒辦法去砍，也比較不敢啦。

訪談者：那您早期比較會走路還是雇船出去？

受訪者：山路也沒關係啊，坐船也喘，走山路也是在喘。但是雇船其實比較危險啦，風險來要會閃。

訪談者：你們都要會游泳，曾經有人雇船出過事情嗎？

受訪者：有喔，以前曾經出過一次意外，那隻船太短太小隻，船也是要夠大隻，太短了很危險。

訪談者：你們遇到颱風就不會下水？

受訪者：就不行啦，太危險了。正常要早一點去早一點回來，從十一點到十二點的時候不能過，沒辦法過，那個水量太大了。

訪談者：你們都早上出去下午就回來了，都沒有到晚上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。那雇不了多久，來到這邊差不多十五分到二十分而已，沒有起船，

海風如果來就不能過。

訪談者：您幾歲開始做先生嗎？學了多久？

受訪者：三十二歲開始做，學了三年。

訪談者：辛苦嗎？

受訪者：辛苦是還好，我也很愛，以前沒有電視，以前我都去老先生媽那兒，吃飽飯就去，聊聊天，也是要帶煙去他才會教你，好加在我阿公有在做這個，有時候我會去偷拿阿公的。

訪談者：學習的困難點是？

受訪者：伊達紹的語言是沒有問題。學習的困難是在太多種，娶媳婦、入厝、過世、出生、買冰箱，都不一樣。

訪談者：今天早上是在拜什麼？

受訪者：早上啊，是因為因為過年的時候，有種一些土豆、地瓜、葫蘆都收成了，現在五月要開始整理水田，再來就要開工、犁田，有時候野草太多就會有蛇或，當我們有拜的時候就比較不會被蟲或蛇咬。犁田之後、放火燒，到了六月要播田，播田也要拜、也要拜，很多都要拜。五月一次，四月一次，六七月就比較忙，尤其是六月。七月初三拜鰻之後就結束了，一直等到過年。過年都要拜好幾天。

訪談者：大小過年也不一樣，以前早期不是都要拜一個月？

受訪者：唉呀，那時候拜個四五天、就要喝酒喝一個星期，身體就是那時候壞掉的，又累又要喝肝也壞掉。好佳在有的日本人，會拿正露丸要給我們吃，大家就會分，肚子根本撐不住。

訪談者：那你曾經被託夢過嗎？

受訪者：有。

訪談者：那祖先怎麼說？

受訪者：那不能講啦！

訪談者：伊達邵拜祖先的時候都要去 Puzi 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沒有，不需要去。只有在有人要做新的先生媽的時候要去。以前我們去的時候就是要雇船。

訪談者：所以你三十幾歲時也有去那邊？

受訪者：對，那時也有去。以前不像現在有公司的錢，現在要做先生媽都有三萬元的補貼，以前就沒有，以前沒有的時候也很好，我們大家說好幾點就幾點，而且也不會喝酒。

訪談者：平常先生媽也要種田嗎？

受訪者：要哇，沒有要拜的時候我們也是要種田的，要生活啊，我們那時候有五個孩子，大的都沒錢讀書，只有小的有讀書。以前種田還沒有機器，什麼我們都做過，翻土一整天才賺三十、五十元而已，以前工作的時候他們會相揪吃蟲，我們也會跟著吃一點。我跟我妹妹在作工的時候，他叫我不要咬，直接吞耶，實在是不行就拿溫水沖下去，就感覺癢癢的。

訪談者：您小時後，日本警察也會來 Barlaubau 這邊嗎？

受訪者：會喔，他們若來

訪談者：那您覺得日本政府還是國民政府對邵族比較好？

受訪者：日本人殖民的時候，會要我們比較努力，不可以太閒，日本人也是有一部分不錯，他們只是給我們比較少，但也是什麼都有。國民政府的時候，我們很多東西都要繳給政府，要繳給政府的東西，我爸爸都會偷藏起來，以前沒有塑膠袋，只能隨便蓋著，一下雨就難過了，東西會不見。牧草啦等等.....都要割收曬乾，再繳給公所，他們只是給我們的錢比較少，但還是什麼都有啦。

訪談者：藏著被抓到會怎樣？

受訪者：那樣就要罰了，其實他也不會為難，大家都在藏。

訪談者：您小時候先生媽最多的時候有幾個？

受訪者：我記得看過四個。他們那時候有在說要再找要再找。

訪談者：我看過的相片最多好像有八個、九個？

受訪者：沒有沒有，我記得的就四個。

訪談者：您開始做的時候有幾個？

受訪者：我開始做的時候，只剩兩個，後來加了一個，再加我也是只有四個。再後來，加了 和我的孫女總共六個。然後又加了一個人總共七個。

訪談者：那現在剩幾個？

受訪者：現在剩五個。早期都只有四個人。

訪談者：哇那這樣不就很忙？

受訪者：以前伊達邵人也不多，30 幾戶而已，現在戶數比較多。

訪談者：地震之後，上面建起來了，不然都散光光欸。

受訪者：有人蓋房子就有人留下來，有些人會把房子租人，我現在租人也沒收錢

訪談者：您小時後坐船去魚池、去埔里，會不會很高興像是去外面玩那樣？

受訪者：小時候要坐船出去要幫忙搬花生，沒得玩！我爸爸出去的時候叫我要搬花生，回來換成油，都很重。而且又沒有錢可以吃涼的，是很累很辛苦的。我們都打赤腳，你都不知道阿嬤小時候多可憐！幫我阿公看 50 幾隻牛還比較好，比較不辛苦，但是如果牛偷跑走，晚上會自己跑回來，我們也會被罵！

訪談者：你們小時候種田、放牛，也有抓魚嗎？

受訪者：有啊，我們一定會抓魚啊，我爸爸會拿一個竿仔和畚箕去海邊，可以抓到蝦子、魚，什麼都有，那時只要用畚箕掃起來就抓到很多。以前魚比較多，不需用網子，魚就很多，遇到退潮的時候，有的田裡面就會有很多蜆仔，大家就會去撿。

訪談者：那你們多久會去抓一次魚？

受訪者：我們想要吃魚的時候就會去抓魚，有時候遇到久久才下一次雨的時候魚又更多，我們都自己吃，也沒有拿去賣，不直接殺，都是用熱水滾，不

訪談者：7 月的拜鰻祭，在以前是否是使用真正的鰻魚？

受訪者：不，以前就是這樣拜了，不能用游來游去的鰻魚啦。不錯吃啦，我都用煎的，以前還用炸的欸。

訪談者：您年輕的時候有跟伊達邵其他人去勞軍嗎？

受訪者：有啊，所有的先生媽只有我有去呢！大、小金門，那邊有很多兵，軍營裡面很寬廣。

訪談者：你們去勞軍都做什麼活動？

受訪者：跳舞啊。我們邵族的人先跳舞，我們從日本時代就開始跳了，都是老一輩的人教我們跳，那時候學舞我們大概去了 30 多個人，我跟著我媽媽去的。

訪談者：你們開始跳舞都是跟著誰跳的？

受訪者：都是跟著媽媽他們跳的，用我們邵族的話，大概要學兩個月喔。你沒辦法拿來呀，有的沒眼睛、有的沒腳，看到我們也是哭（50：36 - 50：50），

不過雖然我們沒錢但是吃的很好，如果覺得很不舒服喔，跟軍隊裡面的人講，他們會先送你去醫院，但是最多去五天也得要回來。我們三十幾個人，很好喝（？）一個拿煙、一個拿打火機，後面還有茶，比...還要好（51：15-52：00）

訪談者：那時候去勞軍，只有你們去嗎，有沒有別的族去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只有我們這一族，我們應該要多一族才對，我們是為國家欸。以前的飛機沒有像現在這麼好耶，就一塊鋁而已，還得要秤重呢，那種飛機現在沒有人敢坐啦。

受訪者：在那邊還要坐大船耶，沒錢也值得，睡的、吃的很好，回來一個人一罐紅紅的（？），這樣也很好啦，都是我們這裡的人去比較有趣味。以前的人也比較好，結婚我就在那邊，他們會請檳榔，咬一點就把它放著，報紙，回來給我爸爸吃，吃到現在，改不掉囉，越吃越多，以前半包，後來一包，現在一天要吃三包，不是只有我自己吃啦，也會請人。我們原住民的話，最近我媽媽過世了，沒有很久，我都跟我阿公一起，我們沒有留台灣人，留台灣人也不會說台語，講了也是被罵，越來越不敢講。

訪談者：現在的小朋友都不會說原住民語啦

受訪者：會聽，不能罵他們會聽，我阿公用邵語罵他們聽得懂（笑）。

訪談者：他們會想要講嗎？

受訪者：只會講台語，怕講原住民語被笑。

訪談者：怎麼會被笑，多會講一種很厲害耶，還是找不到人可以講？

受訪者：不是啦，因為讀書啦，一下要讀這個一下要讀那個，沒時間啦。我的孫子也在台北，他35歲還沒娶咧，現在要上班啦，政府有補助他兩萬多不知道還要念什麼我不知道。他爸爸也是台灣人，從小就在外面念書。

訪談者：現在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政府應該給伊達邵一個土地，可以在裡面抓魚、蓋自己的房子，要不然都要散掉了。

受訪者：哪有辦法。你講到公媽我就煩惱了，沒有人要學，有時候想說我們走就好啦，有人要學也學不起來啦，要學還要會講邵族的話，有的媳婦是布農族、有的是阿美族、有的台灣人，有的又是不太愛講，哪有辦法。

訪談者：現在政府都沒注意到這些問題嗎？原民會不是都有編列一些預算，辦很多活動？

受訪者：原民會的人也是不會講話啦，辦一些熱鬧的活動，政府拿多少我也不知道，先生媽在辦有的老一輩的人也不要，老一輩的人不去年輕的人也

不會啊。補助我們也不知道，收多少花多少都沒補呀。五月、六月要拜都沒補助啊，我之前啊，我拜託請人去文建會申請五萬元來，要做事情我們也都要做好，不要讓人說沒做好，五萬元找來，做一整天也是不能照相，他們還是給我們啊，但是現在原民會就不能這樣，我們就有人說：真是欠公道，之前的五萬也是很快就給我們了，馬上就拿到。我看現在年輕的人就不行，三年前喔，要拜公嬭，我請人買個麥克風，不是只有我自己要用，我們年紀都這麼大了。他就說要這麼多錢，要這麼多錢也沒關係，叫我去所那邊，要給我們，所有時候晚上他們早睡啊，這樣他們就不要啊，我沒要求說是我自己要的，是大家要的，我只有要求這一項三年了都沒有（01：02：45-01：04：20）。我跟他說今年如果要拜，要請款，要先生媽的名字錢才能拿啦，我們如果拿到可以花了多少錢，買油買東西，不會像他們那樣又沒補助又花錢，他們收多少花多少都沒公開。今年我們拜公嬭，初一到二十他們有吃到便當我沒吃到，我是沒關係我隨便也是有的吃，只是奇摩子（台語）就不好想說他們都沒拿來，如果他們拿來我也是吃飽了，但是就沒有，做這麼久也是很累欸。

訪談者：再請教一個問題，你們不同的先生媽跟著不同的師父在學習，學到的東西會不會不一樣？

受訪者：不會不會，都一樣，不能不一樣。不一樣的就大坪嶺那裏啦。（笑）

訪談者：大坪嶺那邊現在還有先生媽嗎？

受訪者：沒有，早就沒有啦，他們那邊早期就跟我們這邊邵族不一樣啦。以前就算很近我們也沒有過去他們也沒有來這邊，是地震之後，因為他們那邊沒幾個了。自從日本時代就跟我們不一樣，我們沒去過他們也沒有來。地震之後是因為有些人的親戚在那邊要分來這裡，伊達紹這邊沒孩子，他們才分來這邊。

訪談者：您小時後石印還在嗎？

受訪者：有啊，石印有啊，現在還在那邊。

訪談者：但是那邊現在沒有伊達邵啦？

受訪者：有啊，他們也還是依達邵的啊。（01：09：10-01：10：05）

訪談者：最重要的第一就是討回伊達邵的土地，第二個就是先生媽的傳承啊。

受訪者：唉，依達邵的土地要怎麼討。先生媽也不知道要怎麼傳呀。我都沒在理了，今年找先生媽我也沒參加去找。現在這個就不會你還要去找，要叫我教，但是他就沒去 Lalu 要我怎麼教，沒這種理由啦。應該要先讓這個學會，才再去找，這樣才對。新的那個說要先學，這怎麼學，要先去

Lalu，回來才能學。